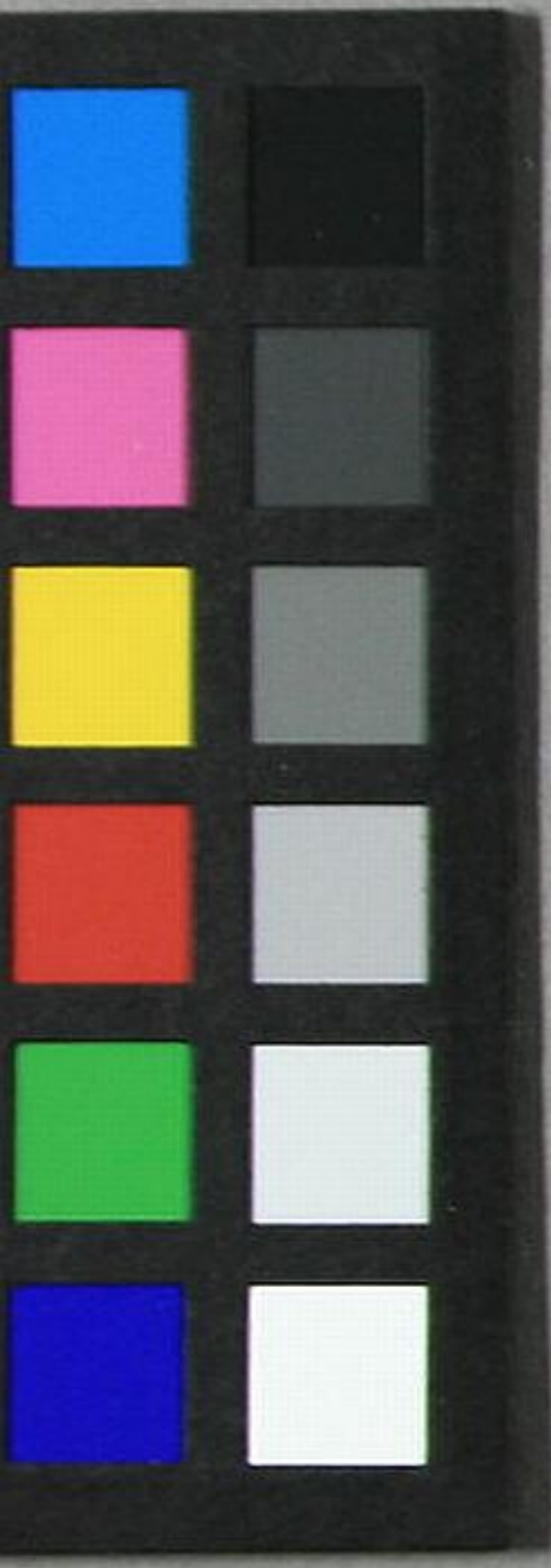


魏鄭公諫續錄

113
662
1



天保四仲冬翻刊

元 翟思忠撰

魏鄭公諫續錄

浪華書林

三書堂藏梓

4 13
662
卷 1

魏鄭公諫續錄

提要

臣等謹按宋馬端臨經籍考魏鄭公諫錄五卷唐王綝集又元亦祖丁諫錄序云唐王綝集諫錄五卷至順初下邳翟思忠為常州知事摭其餘為續錄二卷續錄自元統中付梓明初流傳已少世所行明人續錄一卷當是未見翟本而意為搜補者今本無編緝姓氏然卷數與亦祖丁說合其為思忠舊帙無疑又按唐書傳稱徵自以不世遇乃展

盡底蘊無所隱前後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者顧史傳所載多傳其大而畧其細其傳者又
 或加以增飾非復當時言語此本雖摭拾衆說與
 史傳間有異同且有實非諫諍之事而泛濫入之
 錄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頗於治道為有補要非
 他小說傳記比也思忠起家為儒官曾著易傳衍
 太元蓋亦好學稽古之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
 恭校上

總纂官編修 臣 紀 昀

郎中 臣 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 臣 陳昌齊

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以後人漸
澆訛按本傳訛作詭下同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
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
道則王在於當時所按貞觀政要無所字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
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
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
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為無道武王
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淳樸至

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
然心按心字原本作咸以上句文義推求德彝等蓋以口不辨而意不謂然從本傳作心為是今改正以
為不可太宗力行不倦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
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
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使我不動干戈
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
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
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
宏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唯惜不得

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海內康寧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羣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豈獨在朕乎何取飾讓也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按貞觀政要士澄上有於字注姓也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

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纔被放出

亦遭推劾按貞觀政要劾作勘不勝苦痛虛以自訟光濟因此更

事尋究二千入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

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

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諂佞

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

囹圄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在

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
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
使勞更無罪過反受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
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
殺之文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
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
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
糝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
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謀交錯禍亂易起謫詐難防務深
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青殿謂羣臣曰為政之要務全其
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
下令疑中夏又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
康庶績之所致爾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
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彊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
利近者足為彊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
於朕葉護可汗亦太彊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

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
朕雖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誠懼
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
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
陛下宏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
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致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
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於魯甯戚無忘飯牛
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
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按本傳高

昌平帝宴兩儀殿嘆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君無忘在莒時云云與此異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
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
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按貞觀政要脛作股以自啖腹飽
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
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
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
按貞觀政要須作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攬按貞觀政要攬作擾生人且復出

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昔聖哲之主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腹飽而身斃無拓設使人語亦各異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已實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

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謂謂疑作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尋思反覆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

常易事尚難如此况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間用不得人逸至滅亡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鷄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卽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

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有有疑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

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卽疑

作則有西施毛嬙奇味卽有龍肝豹胎善馬卽有飛兔

下同騾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

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賢者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太宗嘗御瑤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時公對曰

禹貢云西至流沙又曰西戎卽敘不明境域所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此以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羣臣曰朕聞漢武帝時爲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大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葱嶺已西鎮守俱未當死者繼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卽有白骨狼籍北築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聚而爲盜煬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祇爲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爲鑒誠今與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卽向朕言勿得面從苟相悅與且

朕素無學術未聞政道一日萬幾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致有失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旣以漢武帝隋後主爲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羣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宏至化砥礪羣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騁其欲以事四夷聞蒟醬而開邛棘貪良馬而通大宛老弱疲於轉輸丁壯

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權酷鹽鐵征稅關市課算舟車告婚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外內困窮無以給邊費議以營田代卒冀以助軍迄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思欲追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戮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爲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爲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卽爲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誠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彊幹爲患極多但亂代爲爲疑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

任用也

太宗曰鐵之爲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皆愛之公曰兵仗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正爲蕃人愛不可全棄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爲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誇爲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世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爲化但爲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爲誠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功業既彰，德教復洽，常以此爲政，天下不得_不安，四海不得_不樂。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秦稱其使，大戰懼_下。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爲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卽敗亡，何得不懼也。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

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旣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爲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不以官人違法爲意，性多猜忌，唯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

御意宜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定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職職疑作體聖意太宗又謂蕭瑒瑒疑作瑒下同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瑒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彼將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况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誠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區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太寬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未疑一作不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為非朕終不改此志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且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昏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星公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孛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孛星小短彗星如掃

形今人所謂掃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
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
誠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按貞觀政要貞

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
魏徵進曰云云與此異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
處用人求備理實為難公對曰自古為政但舉大體堯
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
為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
豈能全不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太宗謂房元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
安穩今上封者惟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
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
有長短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太似信佛上封人欲
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違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
道人教其上書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
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
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升殿顏延之

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
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元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
但國家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
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
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
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
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
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

保根固本之策

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羣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

誠慎

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

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為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為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為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疑作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為劣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湯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已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為折衷公

對曰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為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為難祇為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已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已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為非皆言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奸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又問隨代誰作起

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世南等臣每見虞世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爲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卽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曰

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

按貞觀政要獸下有

於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

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亦澤則必有繪丸之憂黿鼉保淵按貞觀政要厭而出保下有深字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

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遍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

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巨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

誠勗唯知自勵敢不盡心按貞觀政要太宗謂侍臣尚

載舟覆舟語別見後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早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為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以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為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由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書

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正道，委任臣等，逾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旣安，卽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卽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

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宏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仇，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之禮而已，何患無人？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常差
 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
 東凋殘人不堪命按貞觀政要作殘人不堪其命而政猶猶數驕逸之
 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
 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
 書諫爭自有常準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
 咒詛公對曰國家開正正疑作直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
 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
 辭臣諫其君甚難按貞觀政要難作須折衷從容諷動使行之孔

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漢元帝常酌祭宗廟按貞觀政要作

以酌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按貞觀政要臣下有言字臣自刎以

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按貞觀政要

要勳作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

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
 匹賜物七百段並給傳乘至是還奉見焉太宗勞之曰

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王在坐，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見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關已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元齡奏稱：天地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為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為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為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凋殘，而哀斂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元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逢原本作違，今從貞觀政要改正。何者為甚。公對曰：君

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得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愾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爲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爲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爲災太宗曰然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卽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難續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悟亦不至滅亡也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官人三五千人出隄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爲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

歲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闕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樸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善慶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公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久之乃成逮朕卽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

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

施令有卽違違疑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

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

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

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以

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

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

為保傳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游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踵致太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經原本作傳今從貞觀政要改正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

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為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驪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元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

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啟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為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為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凋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

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

績歸之於天譬如元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

歸之於朕豈似似疑不言而欲自取今向太山功歸於

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謝疑作封太

山公等評議按通鑑貞觀六年羣臣表請封禪徵奏以為不可語與此異

太宗問公曰朕為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

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優劣公對曰德仁功

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

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

下之利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名成勤疑作近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企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令令疑作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

亦由公等共相存

按貞觀政要存作匡輔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亂

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

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不

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驚

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

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

按貞觀政要等下有猶未二字

以為喜此由

按貞觀政要此由作惟願

陛下居安思

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幾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

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太宗與大將軍蘭暮語暮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
聾乃釋不問語侍臣曰我昨發怒蘭暮若遂加其罪豈
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
下思怒蘭暮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
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
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為人作碑
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於臣等所說事
實未乖按貞觀政要作與臣等所說不同誤陛下未見其長唯見其短以

為臣等欺罔實不甘心

高麗等三番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
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為
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為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
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哉按貞觀政

要併入前帝王有盛衰節內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

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
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
愛理道正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
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宏我以道勉彊
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
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止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
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
以善聞而有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

何以自安請鞫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
所自知愚人相謗豈能由已不須致謝按貞觀政要載
宗不問遽斬所告者當
即此事但無行斌姓名

房元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
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稱無
阿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
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元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
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
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

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卽推繩不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繆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政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羣臣委任旣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旣得預察羣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令足爲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時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羣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元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助朕按貞觀政要作寧可遣魏徵出使朕字屬下句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謂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

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公
從往九成宮

魏鄭公諫錄卷上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544